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

宋 李昉等 撰

封建部四

宦者封　遜讓

誅貶

德行封 漢書在恩澤表

漢書曰宣帝以劉德謹重封為陽城侯

又曰邴吉有隂德於孝宣帝微時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御史大夫帝聞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隂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

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死也後愈封為博陽侯

東觀漢記曰建武元年詔曰故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惇固斷斷無他其心休休焉夫士誠能為人所不能為則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賜安車一乘衣一襲金五百斤

討亂定策封漢書在恩澤表

漢書曰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逆時霍光金日磾上官

桀等共誅之功未録武帝病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無此縣也食邑北海河東臣瓚案漁陽有博陸城也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

奉使封

史記曰高祖使劉敬使匈奴還報曰匈奴不可擊此必見短伏奇兵以爭利上怒械繫敬必往而厄於白登七

日乃得解還至廣武赦敬封千戶號建信君

漢書曰武帝以校尉張騫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外國功封博望侯

又昭帝以平樂廐監傅介子誅樓蘭王封為宜陽侯

又元帝以甘延壽使西域郅支單于封義成侯

蜀志曰陳震字孝起使吳賀孫權踐阼及到武昌權與震昇壇歃血還封陽亭侯

尊賢繼絶封

尚書大傳曰武王勝殷箕子走之朝鮮因以封之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尊賢不過二代

又禮記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

史記曰武王克紂以紂子武庚禄父續殷祀使管蔡相之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乃與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命微子啟為殷後奉其先祀國于宋至宋王

偃立於是齊魏楚伐宋滅之而三分其地

漢書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必興滅繼絶修廢舉逸

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高祖撥亂日不暇給然猶

修祀六國求聘四皓適魏則㫁無忌之墓適趙則封樂

毅之後

又曰武帝元狩中復詔御史以鄼二千四百户封蕭何

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厚也

又曰武帝過洛陽下詔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

君

又曰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

又曰元始四年蘄翁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一十八人詔爵復家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年封殷紹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衛公十四年封孔子後孔志為褒成侯

魏志曰文帝以議郎孔羡為崇聖侯奉孔子祀

晉中興書曰元帝封孔亭為奉聖侯不食戶邑

又曰元帝詔封魏後曹勵為陳留王

呂氏春秋曰武王勝殷封帝堯之後於犁丘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

死王事子孫封

左傳曰晉荀瑶率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宏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也孤子死事者之子也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車服也繫五邑加之五邑也命顔涿聚之子晉隰之後而父死焉隰役在哀二十三年國之多難未汝恤也

令君命汝以是邑也服車而朝無廢前勞
漢書曰周苛以內史守滎陽罵項羽死高帝封苛子成
為高景侯
又曰酈食其使約諸侯至齊死事高帝封食其子疾為
高梁侯
又曰趙王反內史王棹相建德諫不聽遂燒殺棹等景
帝封棹子乘之建德子横皆為侯楚王反太傅趙夷吾
相張尚並諫不聽死景帝封夷吾子周尚子居皆為侯

魏志曰鮑信為濟北相協視太祖身以遇害太祖追録信功封子邵為新都亭侯

說苑曰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說平原君令盡散家財以饗士攻秦國平原從其計勇敢三十人皆出從談赴秦軍秦軍為郄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李侯

異域降封

漢書曰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景帝欲侯之以勸後

周亞夫曰彼背其王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

又曰武帝時匈奴王及太子相都尉以下趙信南越王兄建德等凡三十五人來降並封侯

又曰宣帝時匈奴單于先賢禪等二人降並封侯

魏志曰鮮卑軻比能明帝時將其部衆降拜歸義侯

雜恩澤封

漢書高后以大謁者張澤勸王諸呂封為建陽侯

又曰孝武以方術封欒大為樂成侯

又曰宣帝掖庭令張賀有舊恩封賀子彭祖為都陽侯

又曰王莽居攝安衆侯劉崇與張紹攻宛而敗詔從兄竦崇父嘉詣闕自歸竦因嘉作奏莽莽大悅太后下詔惟嘉父子兄弟雖有屬不可阿私以千户封嘉為師禮侯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内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人為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鬬不如巧為奏

東觀漢記馬防子鉅為常從小侯上欲冠之夜拜為黄門侍郎

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遂置鴻都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刺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

魯國先賢志曰汶陽鮑氏起於鮑吉吉字利主桓帝初為蠡吾侯吉為書師及桓帝立歷位至河南尹詔曰吉

與朕有龍潛之舊其封西鄉侯宗族以吉勢力至刺史二千石者五

雜名號封

漢書曰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氏女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婿丘空也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丘嫂厭叔與客來佯為羹盡轑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等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

封其子信為韻㚟侯

又曰霍去病以校尉伐匈奴乃封為冠軍侯

又曰趙破奴以司馬再從驃騎將軍擊匈奴封為從驃騎侯

東觀漢記曰彭寵奴子密殺寵詣闕降封為不義侯

魏志曰初平二十年置名號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内外侯十六級銅印龜鈕墨綬五大夫五級銅印環鈕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

内侯凡六等注曰臣松之以為令之虗爵蓋自此始也

搜神記曰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墮地市人擿之墮地化為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顥藏之秘府後行校書東觀奏言曰堯舜時朝有此官天落印宜可復置

宦者封

東觀漢記曰孫程為中黄門安帝崩初江京等譖誣太子廢為濟隂王居西鍾下徵北鄉侯為嗣程等十八人

敘江京閆顯等立㕍濟王為帝以功封程為浮陽侯萬
户
又封中黄門王康華容侯王國為酈侯
續漢書曰呂强為中黄門靈帝例封侯者以强為都鄉
侯强辭讓懇惻帝乃聽之數上書諫諍為中常侍趙忠
等所譖死
晉起居注曰惠帝永平元年詔曰中常侍董猛固讓封
邑其封為武安侯猛前求餘户封三兄今皆封為亭侯

遜讓

史記曰晉文公賞從亡者未得隱者介之推推亦不言禄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山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且記吾過以旌善人旌表之也

又曰魯連說魏人新垣衍以帝秦之害秦軍為卻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者三曰吾與富貴而屈於人寧貧賤而肆意

戰國策曰趙王以武城封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進之曰鄙說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夫人借衣車者非親即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以文不肖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無伐樹木無廢室屋然趙王悟而知文也僅可使全而歸之

漢書曰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金日磾為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

又曰武帝詔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輕鋭之卒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三千户以千户封青三子皆為侯青固謝云皆諸校尉之力臣青子在襁緥中未有勤勞而受之封非待罪行閒以勸士力戰之意

又曰張延壽歷位九卿國在陳留别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數上書減户邑天子以為有讓廼封平原一國户口如故而租税減半

又曰張賀為掖庭令牧養皇曽孫恩甚密皇曽孫即位
是為宣帝而賀已死欲封其冢為恩徳侯其子彭祖小
與上同席研書欲封之先賜爵關内侯賀弟安世深辭
讓上曰吾自為掖庭令不為將軍也安世乃不敢言

東觀漢記曰竇融數辭爵位曰臣有一子質性頑鈍何
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之國也因會見詔曰公欲
讓職還土令相見不宜論也

又曰永元元年以定策功增封鄧隲三千戶讓不獲遂

逃避使者上疏自陳

又曰劉愷字伯預以當襲父爵封居巢侯讓與弟憲有司奏之侍中賈逵上書陳之和帝詔愷致國與弟逌亡所守彌固乃拜為郎

又曰丁綝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綝曰昔孫叔敖教其子受必求磽确之地綝德薄功微鄉亭可矣上從之封為定陵謝安鄉食千户

又曰帝欲封樊興置印綬於前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

陣之功一家數人並受爵土令天下觖望上嘉興之讓不奪其志

又曰封朱祐為鬲侯邑七千三百户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户足矣上不許也

又曰翟歆字敬子父于以功封臨沮侯歆當嗣爵以母年老國遠上書辭讓詔許乃賜關内侯

又曰丁綝卒子鴻上書讓國與弟盛既葬乃挂線經冢廬而逃

又曰大將軍竇憲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户憲固辭封詔曰大將軍憲前歲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固辭不受舅氏舊典並蒙爵土其封憲冠軍侯邑二萬户

魏志曰田疇從太祖入盧龍塞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荅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令活已為多矣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禄哉獨不愧於心乎太祖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

魏志曰王基拔壽春進封東武侯上疏固辭歸功參佐

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又曰司馬宣王誅曹爽進蔣濟封都鄉侯上疏固辭不許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

蔡邕獨斷曰漢總名諸侯王之子弟封者為諸侯異姓者為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為朝廷優異者賜位在三公下其次諸侯在九卿下其小國侯以肺腑宿衛親傳至子孫墳墓於京師者亦隨會見諸侯

誅贬

漢書曰高帝子淮南厲王長孝文六年謀反徙蜀至雍死趙王如意趙王恢趙王友為呂后所殺孝景子膠東王自殺孝武子燕王旦廣陵王胥並自殺齊王肥子濟北王興居濟南王辟光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高帝兄子吳王濞弟孫楚並反伏誅淮南王長子安衡山王賜江都王非子建並謀反誅楚王六世孫延壽淮南王曾孫寬並謀反死武帝子孫侯者凡坐酎金等失侯及誅

免者一百九人

又曰陳平薨子何代立坐畧人妻棄市國除始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興

又曰平陽侯曹參六世孫宗坐䦨入宮掖門配城旦留侯張良子不疑坐謀殺楚內使贖為城旦封絶其餘功臣子孫皆罪免輒復立嗣

又曰高后封諸呂五人為侯八年九月並誅張澤一人免文帝元年軹侯薄昭自殺景帝魏其侯竇嬰有罪棄

帝武帝欒成侯欒大斬昭帝安陽侯上官桀桑樂侯安反誅宣帝平江侯王遷自殺昌永侯田廣明自殺陽成侯田延年盜都內錢自殺元帝樂安侯匡衡免成陵侯淳于長大逆誅宜鄉侯馮參自殺商陽侯薛宣坐不忠孝免哀帝之時傅晏丁滿朱博王家傅商鄭崇董賢孫寵息夫躬並誅免平帝甄豐劉歆為王莽所殺高陵侯翟方進子盧坐弟舉兵為王莽所殺

東觀漢記曰光武子楚王英謀反自殺廣陵王荆誼自

殺

又曰成德侯朱鮪玄孫祀坐殺人國除昌成侯桓公孫述坐與楚謀反國除

又曰魏成曾純坐訐訕國除山桑侯王常孫廣坐楚事國除利取侯畢尋玄孫守坐姦人妻國除甘鄉侯段普曾孫勝坐殺婢國除夕陽侯邢崇孫之為賊所盜亡印綬國除廣平侯吳漢無後國除頼陽侯祭遵無子國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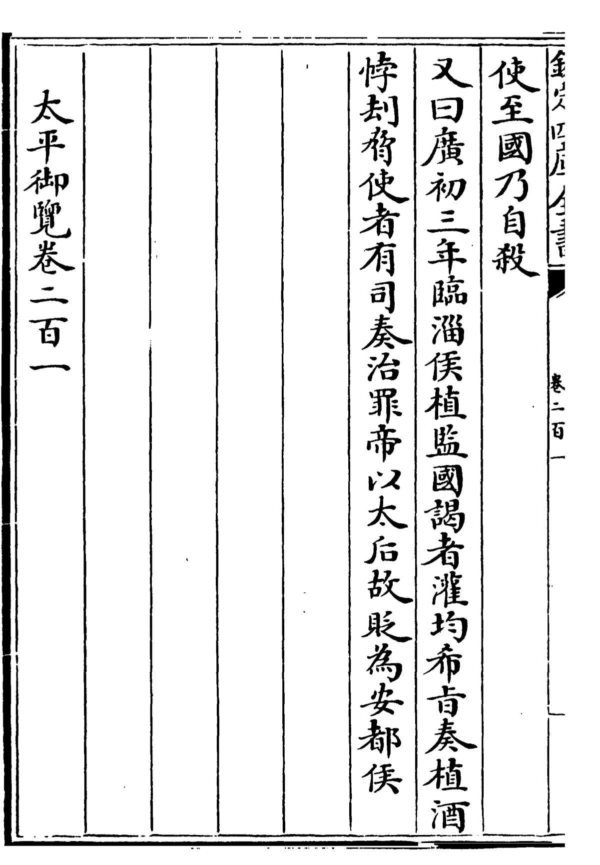
華嶠後漢書曰傅俊子昌徙封蕪湖侯建初中遭母憂固

上書以國貧不之封乞錢五萬爲關內侯肅宗貶爲關內侯竟不賜錢

魏志曰曹洪性恡文帝少時求假不稱恨之後犯罪死太后謂郭后曰令曹洪犯死吾敕帝廢后后泣涕請乃得免前官削爵土

又曰彭城王據坐私遣人詣尚方作禁物削戶二千申王袞楚王彪並入朝犯京都禁削縣戶

又曰楚王彪坐王陵同謀延彪都昌遣御史案驗收治



使至國乃自殺

又曰廣初三年臨淄侯植監國謁者灌均希旨奏植酒悖劫脅使者有司奏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為安都侯

太平御覽卷二百一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

宋 李昉等 撰

封建部五

婦人封　夫人

郡君　縣君

鄉君 錫命附

婦人封

左傳成公上曰晉敗齊師齊侯遂自徐關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避女子（使避君也齊侯單還婦人不知避也）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壁司徒之妻也（壁司徒主壘壁）予之石窌（石窌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石窌窌音溜）

陳留風俗傳曰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翟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為封邱縣以封翟母焉

夫人

後漢書曰崔篆母師氏通五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金印紫綬文軒丹轂於新代

唐書曰魏衡妻王氏梓州郪人也武德初薛仁杲舊將房企地侵掠梁部因獲王氏逼而妻之後企地漸强盛衡謀以城應賊企地領衆將趨梁州未至數十里飲酒醉臥王氏取其佩刀斬之攜其首入城賊衆乃散高祖大悅封為崇義夫人

又曰咸亨中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

高麗叛徒於葫蘆河之西俘獲數千人自是平壤餘衆走投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在代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率衆守城久之賊乃退上嘉其功特封為燕郡夫人

又曰鄒保英妻奚氏不知何許人也萬歲通天年中契丹賊李盡來寇平州保英時任刺史領兵討擊既而城孤援寡勢將欲陷奚氏乃率家僮及城内女丁相助固守賊退所司以聞優制封為誠節夫人

又曰王君𡆵上常於廣達樓引君𡆵及妻夏氏設宴賜以帛夏氏亦有戰功故特賞之封為武威郡夫人

五代史晉史曰鎮州節度使安重榮妻彭城郡夫人劉氏封魯國夫人南陽郡夫人韓氏封陳國夫人重榮立二嫡妻非禮也朝廷並命之亦非制也

郡君

漢書曰武帝尊王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

後漢書曰弘農人韋宣素性佞邪欲取婿於梁冀乃上

言大將軍有周公之功令既封諸子則其妻宜為邑君詔遂封異妻孫壽為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長公主儀服同藩王

又曰安思閻皇后追尊后母宗為滎陽君

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豫章恭惠君荀氏初以微入宫生肅祖中宗以母賤命虞妃母養肅祖而出嫁荀為馬氏妻太寧元年馬氏無疾而卒肅祖迎母還宫養之稱建安君追贈豫章君謚曰恭惠

後漢書曰景明初世追舅氏封外祖母盖氏為清河郡主

又曰靈太后臨朝以元乂妹封乂妻新平郡封後遷馮翊君

縣君

漢書曰王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盖諱之也武帝始立韓嫣白之帝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左右入求之家人

驚恐女逃匿牀下扶持出拜帝下車泣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之長樂宫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捧酒前為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為帝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

又曰宣帝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

范曄後漢書曰靈思何皇后追封父真為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封后母為舞陽君

魏志曰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母董為郡君改封父永為灌津敬侯世婦董為常陽君
又曰青龍二年春追謚后兄儼曰安城郭穆侯封儼世婦劉為東鄉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為安嘉君
又曰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齊王即位尊皇后封太后母杜氏為郃陽君
又曰明悼毛皇后河内人黄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為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追封后母夏氏為

野王君

又曰太始三年詔曰漢武追崇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宜追封故衛將軍景侯夫人羊氏為平陽君也

臧榮緒晉書曰武悼楊皇后廢在金墉城與母高都君龎氏共止高都君臨刑后抱持號叫不食而崩

晉中興書曰穆皇后庾氏字文君左將軍琛第三女贈琛為車騎將軍母丘氏為安陽縣君從荀氏永宣縣君

又曰簡文順皇后王氏字簡姶驃騎將軍述之再從妹

追贈前夫人成氏東豐縣君後夫人成氏東興君

沈約宋書曰孝穆趙皇后諱安崇下邳僮人也父裔永

初二年有司奏裔命婦孫可建昌縣君

又曰孝穆蕭皇后名文壽蘭陵人父卓初與裔俱贈金

紫光祿大夫妻下邳趙氏封吴郡壽昌縣君

唐書曰古元應妻高氏固守飛狐縣城卒免為突厥所

陷下詔曰頃屬默啜攻城咸憂陷没丈夫固守猶不能

堅婦人懐忠不憚流矢由兹感激危城重安如不褎昇何以奬勸古元應妻可封為徇忠縣君

又曰衛方厚妻程氏方厚太和中任邕州都督府録事衆軍為招討使董昌齡誣枉殺之方厚妻程氏力不能免乃抑其哀如非寃者昌齡雅不疑慮聽其歸喪程氏故得以徒行詣闕截耳於右銀臺門告夫被殺之寃御史臺鞫之得實諫官亦有章疏故昌齡再受譴逐程氏開成元年降勑曰乃者吏為不道虐殺爾夫詣闕申寃

徒行萬里崎嶇偪畏濵於危亡血誠既昭幽憤果雪雖古之烈婦何以加焉如聞孤孀無依晝哭待盡俾榮禄養仍錫疏封可武昌縣君

英雄記曰董卓孫女名白時尚未笄封為渭陽君於郿城起壇從廣二丈餘高五六尺使白乘金華青蓋車都尉中郎將刺史二千石在郿者各令乘軒簪筆為白導從之壇上使兄子橫為使者授印綬也

潜岳宜城宣君誄曰行成于己名生於人考終定謚實

曰宣君祝宗滔事鄉相奉引輕車整駕介士列陣鸞輅依容輼車升櫬

鄉君

魏志曰卞隆以后父封睢陽鄉侯隆妻王氏為顯陽君追封隆前妻劉氏為仁慎鄉君后親母故也

又曰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陽鄉君

晉書曰立皇后楊氏母太原龎氏為安昌鄉君追外曽

祖母故司徒王郎夫人夏氏為滎陽鄉君

晉中興書曰哀靖皇后王氏字穆之司徒左長史濛之女也初為瑯琊王妃哀帝即位拜為皇后追贈父濛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安縣侯母爰氏為安國鄉君也

又曰元敬皇后虞氏字孟母濟陽外黃人也祖壽撫軍大將軍掾父豫太傅參軍中宗之為瑯琊王納后為妃豫妻王氏為邢陽縣君從母散騎常侍新野王罕妻為平陽鄉君

又曰康獻皇后褚氏太傅褒之女封母謝氏為潯陽縣君

又曰成帝皇后杜氏陵陽京兆人也母裴氏為廣德君安鄉君賜錢百萬布二百疋

又曰穆章皇后何氏字法倪司空充之女追贈父充光禄大夫封晉興侯母孔氏長樂鄉君

又曰王蘊以后父徵拜金紫光禄大夫封建昌侯母劉氏平樂君

沈約宋書曰武敬臧皇后諱受親東莞人也父雋追贈金紫光禄大夫妻高密叔孫氏贈永平鄉君

唐書曰獨孤武都謀叛王世克歸國事覺誅死武都子師仁年始三歲世克以其年幼不殺使禁長之乳母王氏號蘭英請髡鉗求入保養世克許之蘭英撫育提攜備盡筋力時喪亂年飢人多餓死蘭英扶路乞丐捃拾遇有所得便歸與師仁蘭英唯啖土飲水而巳後許採拾乃竊師仁歸於京師高祖嘉其義下詔曰師仁乳母

王氏總惠有閫撫鞠無倦提攜遺幼背逆歸朝宜有隆褒以賜其號可封永壽鄉君

錫命

書序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也

左傳曰王命尹氏策命晉文公為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路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

左傳曰文元年天王使榮叔来錫公命杜預注曰諸侯

即位天子錫以命珪合瑞為信若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

又曰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靈公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余令命汝環環齊靈公名也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勲敬之哉無廢朕命纂述也因婚而加褒顯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

國語曰襄王使召伯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

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以守邑（邑國）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在予一人乃我教道之過）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汝衆（今商書盤庚是也臧善國俗之善則維汝衆歸功於下也）國之不臧則惟余一人有逸罰（逸過罰罪也國俗之不善則惟一人是我有過其罪當在我也）如是則長衆使人不可不慎也人之所急在於大事（大事戎祀也）先王知大事必以衆濟故祓

除其心以和惠人祓拂也考中度衷以蒞之蒞臨考中省己之中心以度人人之心恕以臨之也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義宜庶衆孚信當制立事宜為衆所信也祓除其心精也精潔考中度衷忠也忠恕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人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背外不與秦也背內不與里丕田也虐其處者棄其信虐其處者殺里丕之黨不敬王命棄其禮施其所惡棄其忠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惡於下無以事上今晉侯皆施之於人故曰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實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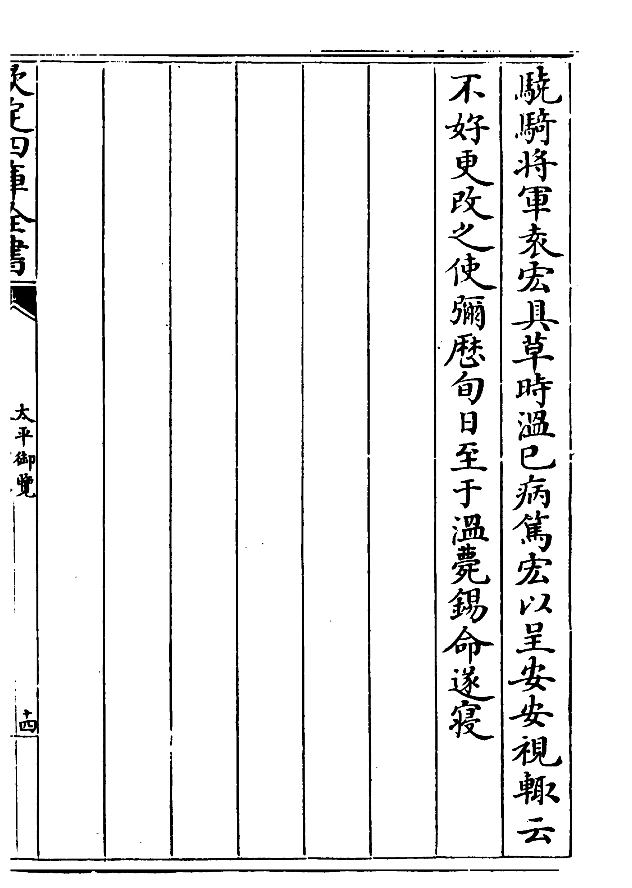
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四者精忠禮信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月以敬人事君禮天子以春分朝日以秋分夕月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人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中庭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也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班爵貴賤以別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遷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人而況可以淫縱

其身乎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適嗣也亹亹怵惕保位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人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拜不稽首誣其王摯替無鎮誣王無人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禄不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冑秦人殺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郤芮之子

又曰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興錫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冕服内史賛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賔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内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成禮義德之則以德以道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

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踰節度不攜若人不怨而財不匱令不踰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正服義仁也守法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惠王之后襄王繼母陳嬀有寵生子帶將立子帶未及而卒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於襄王之后隗氏王廢隗氏周大夫頹叔桃子奉子帶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居于氾事在魯僖二十四年晉侯納

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於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范曄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加九錫備物客以訪荀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庸崇著猶稟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徳不宜如此事遂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彧勞軍于譙表留彧
晉中興書曰烈宗冲幼桓溫威振内外人情蹲沓半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溫諷朝廷欲為九錫使



驍騎將軍袁宏具草時溫已病篤宏以呈安安視輒云

不好更改之使彌歷旬日至于溫薨錫命遂寢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三至六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張鱗

太平御覽卷二百三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一

總敘官

禮記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

又王制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謂此地之田稅所統也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左傳昭十七年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以鳥名官何也少皥金天氏黃帝子已姓之國也問何故以鳥為官也郯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神農姜姓之祖也有火瑞故以火紀事名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霸九州者在神農前太昊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太皞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名官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而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

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歴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敬順天時以授人也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羲仲居治東方之官也東表之地稱嵎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使敬導出日也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申命羲叔宅南交羲叔居治南方之官南交言夏與春交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居治西方之官寅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以成物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

於北方平均在其政以順天常也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定四時成歲以告時授事則衆功廣

又舜典曰咨四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起也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使宅百揆亮采惠疇亮信惠順也使居百揆之官信立其功以順其事者也僉曰伯禹作司空伯禹為天子司空治水有功言可用也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稱禹前功以命之惟居是百揆勉行之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不許其讓使往宅百揆

又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王曰若

昔大猷（順古大道）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禹湯建官二百亦能用治言不及唐虞之清要）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敬信天地之數）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安也）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

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士農工商使順天時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以倡導九州牧伯為政大成兆民之性命

又曰俊乂在官俊傑出衆之士皆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毋非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言五官皆順五辰之時衆功皆成

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又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言臣奉上布德順下訓民不可以所私任非其才

又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不加私昵惟能是官爵罔及惡德惟其賢非賢不爵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極中也令天下之人各得其中

又周官曰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受職治事再命受服受服受衣服為上士三命受位列位于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也四命受器受祭器為上大夫也五命受則則法也六命賜官此王六命之卿賜官

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如諸侯也七命賜國出就侯伯之國八命作牧謂諸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伐五侯九伯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也

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與為天下者若此而已自公之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

家語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家宰之官以成

道治官所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教官所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禮官所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政官所以成聖聖通司寇之官以成義刑官所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事官所以成禮六官在守以為

東觀漢記曰更始所置官爵多羣小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後漢書曰建武六年詔曰百姓遭難户口耗少而官吏尚繁於是司隷州牧條奏并省有四百餘縣吏職減損

十置其一

漢舊儀曰古法雖聖猶試故設四科之辟一科曰德行高妙志節清修二科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科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科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以照姦勇足以決斷才任三輔令皆試以其能然後官之

後漢書曰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待詔等官其八部大夫於皇城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坐謂之八

國常侍侍置左右出入王命三年置八博士官典煑煉
百藥天錫元年八月初置六謁官准古六卿其秩五品
屬官有大夫秩六品大夫屬官有元士秩七品元士屬
官有置令長秩八品令長屬官有署丞秩九品又減五
等之爵始分為四曰王公侯子除伯男二號初帝欲法
純質每於定制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
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雲鳥之義諸曹走使謂之鳧
鴈取飛之迅疾也以伺察候占官謂之白鷺亦取其延

頸遠望也自餘之官義皆類此神瑞元年春置八大夫官大夫下置三屬官總理萬機故世號八公太帝二年夏置六部大人官有天地東西南北部皆以諸侯為之大人置三屬官自太祖至高祖其内外百官屢有減置或出當時不為常制如萬騎飛鴻常忠直意将軍之徒是也

賈誼新書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厮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儀表問焉則應求焉則得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礲

礪行足以為輔助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忻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與民死之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怨於鄉曲言語談說不怍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歡執戟居能舉君之過失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之臣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則不敢泄君之謀君有過失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而愁悴有憂色者

侍御之臣也唯誳之行唯言之聽睚眦之間事君者厮役也

通典曰唐開元年刊定職次著之為格盖尚書省以統㑹衆務舉持綱目門下省以侍從獻替規駁非宜中書省以獻納制冊敷揚宣勞秘書省以監録圖書殿中省以供修膳服内侍省以承旨奉引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内侍凡六省肅清僚庶九等太常光禄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大府為九等五監少府將作國子軍器都水為五監以分理羣司六軍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為六軍十

六衛（左右衛左右驍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為十六衛）以嚴禁籞太子官一詹事二春坊（有左右春坊又有內坊掌閫內事）三寺（守令率史太僕）寺十率（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內府凡十率）俾有儲宮牧守督護分臨畿服（京府置牧餘府州置都督都護太守）

說死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琴之聲應侯曰今之琴一何悲也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官卑之安能無悲乎應侯曰然

仲長子昌言曰官之有級猶階之有等升階越等其步也亂亂登朝級敗禮傷法是以古人之初任也雖有賢材皆以級賜進焉賈生有言治國取人務在求能故裁國之無利器猶鏤以鉛刀而望其切不亦疎乎

楊泉物理論曰吏者理也所以理萬機平百揆也武士宰民物猶使狼牧羊鷹養雛也是以人主務在審官擇人

李重集雜奏議曰古之聖王建官垂制所以體國經治

而功在簡易自帝王而下世有增損舜命九官周分六職秦采古制漢仍秦舊倚丞相任九卿雖置五曹尚書令僕之職始於掌封奏以宣内外事任尚輕而郡守牧民官故漢宣稱所與為治唯良二千石其有殊效者輒璽書勉勵或賜爵進秩禮遇豐厚得為治大體所以遠蹤三代也及至東京雖漸優顯令僕出為郡守鍾離意黄香胡廣是也郡守入為三公虞延第五倫鮑昱是也自魏朝名守杜畿滿寵田預胡質等郡或二十年或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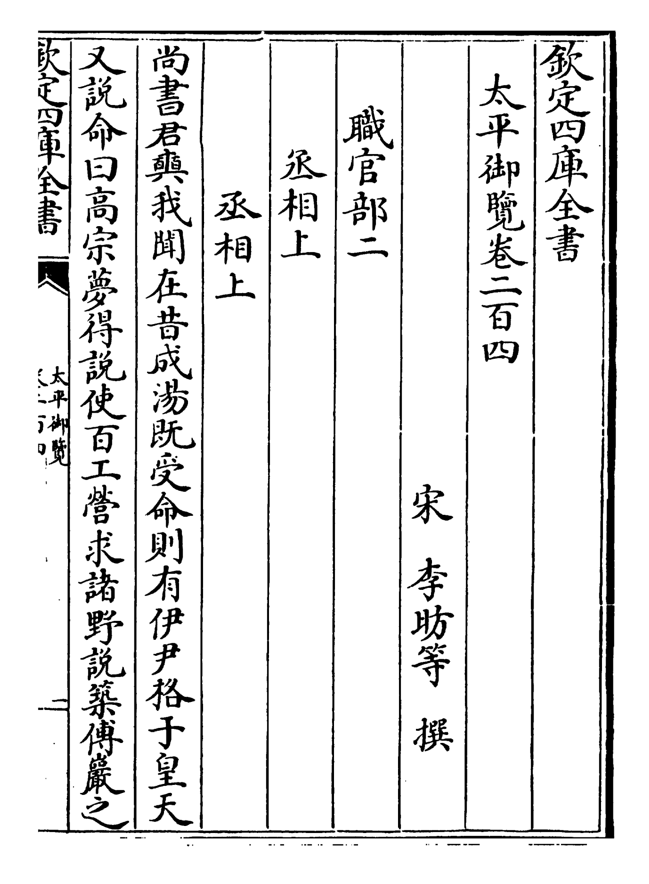
二千石假節猶不去郡或還不易方此亦古人苟善其事雖沒世不徙官之義也漢魏以來內官之貴於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補臺郎亦徑補黃門中書郎而今皆數等而後至衆職率亦如此陵遲之俗未久好上之風未洽百事等級遂多遷補轉徙如流能否無以著黜陟不得彰此為治之大弊也漢法官人不得真秩京房為魏郡太守以八百石居之魏初用輕貨先亦試守不稱則繼以左遷然則儁才登進無能望退此則所謂

有知必試而使人以器者也臣以為今宜太併郡守等級使同古者明試守左遷之例官人之器盡則事必量能而受爵矣

桓溫集畧表曰今天下分崩喪亂殄瘁雖道隆中興而户口彫寡近方漢時不當一郡之民民户既少則勢不多而當必同古制百官備職實非大易隨時之宜且設官以理務務寡則官省官省以國治則職顯而人清故光武初興多所併省諸葛亮相蜀簡才併官此皆達治之

成規今日之所先也宜從權制併官省職愚謂門下三省秘書著作通可減半古以九卿綜事不專尚書故重九棘也令事歸内臺則九卿為虛設之位唯太常廷尉職不可闕其諸員外散官及軍府叅佐職無所掌者皆併焉若卓駕郊廟籍田之屬凡諸大事於禮宜置者臨事權兼事訖則罷職既併則官少而才精職理則無害民而治道康矣

太平御覽卷二百三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二

丞相上

丞相上

尚書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則有伊尹格于皇天

又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說築傅巖之

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韓詩外傳曰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若黄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雞乎雞有五德君猶日捕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来者近也夫黄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粱無

此五德猶貴之以其所從来者遠也臣將去若黄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餽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毁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用為相三年燕政大治哀公喟然嘆息為之避寢

左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

又曰齊桓公置射鈎而使管仲相

國語曰季文子相宣公成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仲孫他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無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粗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

又曰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還自繫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奉王法非忠也王赦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

職也遂不受命自刎而死

又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國中不驅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國中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

又曰秦莊襄王薨太子政立尊吕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

又曰二世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

又曰趙高為丞相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黙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

又曰韋丞相賢者魯人以讀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相之至第二子名元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丞相曰我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賢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元成

又曰魏相者濟陰人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令諸吏帶劒前奏事或有不帶劒者當入奏事乃借劒而敢入

又曰匡衡為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代為丞相封樂安侯衡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位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合也

漢書曰陳平武陽人周勃沛人高帝即位以勃為右丞相以平為左丞相帝問勃曰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勃不知汗出浹背上問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誰曰

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君所主何事平曰臣主佐天子理陰陽調四時理萬物撫四夷上曰善於是出勅語平曰君獨不早教我乎

又曰蕭何沛人陳豨反上自將聞吕后用何計誅韓信拜何相國何病惠帝自臨視何疾因問君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臣雖死無恨矣

又曰曹參沛人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装吾當入相使

者果召參為相擇郡國長史訥文辭謹厚者為丞相史參日夜飲酒賔客見參不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輙飲以醇醉而後去終莫聞說

又曰蕭何拜相國益封五千户兵卒五百人為衛衆人皆賀召平獨吊謂何曰禍自此始也何乃讓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

又曰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

者乃以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嘉為人廣直門不受私謁時大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意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其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朝罷嘉為檄召通通至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使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令使行斬之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

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又曰公孫弘潁川人武帝以弘爲丞相掌列侯唯弘無爵詔封平津鄉侯六百五十户丞相封侯自弘始也弘食一肉脱粟飯故人賔客仰衣食家無餘財

又曰公孫賀字子叔北地人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泣涕曰臣本邊鄙鞍馬騎射不任宰相

又曰車千秋本姓田爲高寢郎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何罪哉臣嘗夢見白頭公

教臣言於是上召見千秋千秋體貌甚嚴帝說之曰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吾為輔相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一言悟主旬月至宰相世未嘗有
又曰蔡義河內人詔求能為韓詩徵義待詔久不進見者義上疏曰臣行能無所比容貌不及衆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於先師自託於經術願賜清閒之燕盡忠思於前上召見說詩悅之擢為光祿大夫代楊敞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類老嫗行步傴僂常兩吏

扶乃能行

又曰邴吉為丞相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輙予長休吉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侯為漢相奸吏成其私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也士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茵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茵耳遂不去也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人為丞相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過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嘆曰此真漢相也

又曰邴吉為丞相常出逢鬬者死傷横道吉不問又逢人逐牛牛喘息吐舌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吏怪之吉曰人鬬殺傷長安令京兆尹所當禁吾備宰相不

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隂陽之所憂也

又曰薛宣為丞相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相也

又曰韋賢字長孺為丞相年七十餘乞罷歸賜第丞相致仕自賢始也

又曰田蚡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

數百人儒由是興

又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及瘳視事則賜以養牛上尊酒如淳曰律稲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顔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醇澆之異為上中下耳非必繫於米也詔曰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追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

不勝任使者策書駕輅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若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駹馬即時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里思過

又曰大司空朱博奏曰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帝置御史大夫次丞相典政度以職相參歴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大司空與丞相同故事選中二千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叙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而為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臣願罷

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師表詔從之

又曰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丞相高帝更名相國蕭何曹參並為之哀帝更名大司徒

漢書曰李通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帝每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

漢舊儀曰丞相車兩黑轓騎者戈絳掾吏見禮如師白録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閣曰黄閣無鍾鈴

漢雜事曰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不為禮汲黯為主爵都尉見蚡未甞拜揖之而已

漢舊儀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問疾薨即移于第中賜棺賻葬地塋日公卿以下會送

應劭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日一問起居百官亦如之

魏志曰曹公初平十三年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為丞相

又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共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兹度矩

蜀志曰諸葛亮率諸軍攻祁山魏明帝使張郃距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馬謖違亮節度為所破戮謖以謝衆上疏自貶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事職充者貴重非所以優也後孫劭卒百僚復舉

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至非所以益之

又曰顧雍為丞相孫權常遣中書郎詣雍有所諮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雍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有不合雍即正色改容嘿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權曰顧公懽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意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

又曰荀彧為右丞相王蕃調彧曰魚潛於淵出水吹沫

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横處非分也或出自溪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材造父之門無駑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月多見其不知量耳

又曰顧雍字元歎吳郡人也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

不宣泄權以此重之

又曰步騭字子山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内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

又曰陸凱遷丞相孫皓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晴莫敢迕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目視

晉書曰東海王越為太傅問王尼何以獨不拜尼數越

事事非宰相以是不拜

又曰山濤薨魏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居位持重為任職不顯人之短咸推有宰相望禄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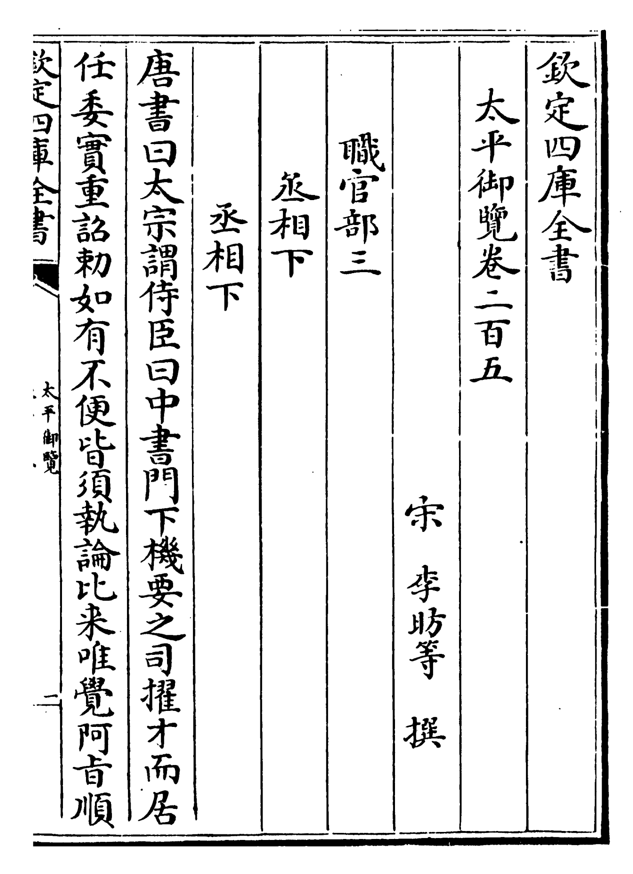
庾書曰褚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特此得宰相矣

又曰明帝顧命江祐兄弟及始安王遥光尚書令徐孝

嗣領軍蕭坦之吏曰帖勅時呼為六貴皆宰相也

齊職儀曰相國綠綟綬衮冕服湯以伊尹為宰相仲虺為右相高宗得傳説立為相魏襄王以公孫衍為相國趙孝成王以廉頗為相國

太平御覽卷二百四



太平御覽卷二百五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三

丞相下

丞相下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居任委實重詔勑如有不便皆須執論比來唯覺阿旨順

情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若惟署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自今已後詔勅疑有不穩必須執之

又曰來恒及弟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為榮初濟父護兒在隋為猛將而恒濟俱以學行見稱時虞世南子昶既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濟忽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為衣冠失緒則為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

又曰杜景儉為相則天嘗以季秋月出棃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即為災又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黄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慮陛下布教施令有虧禮典又臣等忝為宰臣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又曰武太后常召陸元方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覧

又曰蘇味道遷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多識臺閣故事然而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脂韋其間苟度取容而已故時人號為模稜手以為口實

又曰宇文融既居相位欲以天下為已任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庶令海内無事矣於是薦宋璟為右丞相裴

耀卿為户部侍郎許璟為工部侍郎甚允朝廷之望

又曰牛仙客既居相位獨潔其身唯諾而已所有錫賚皆緘封不敢費之百司或有所諮決輙對曰但依令式即可若不依文非所知也

又曰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制宰相兼官者並兩給俸禄

又曰楊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寛劒南西川節度使寧

之弟家富於財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即日潛追毁拆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内音樂減撤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車馬唯留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

又曰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員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肅宗許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遂為故事

又曰李峴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臣不於政事堂邀客時海内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恩詔至中書者引之政事堂上仍置榻坐焉峴至叱左右去其榻也

又曰柳渾與張延賞同在相位延賞怙權矜已而嫉渾守正俾其所厚謂渾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重位可久荅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也言不可絶自是竟為延賞所擠尋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

又曰柳渾為相而韓滉自浙西入覲朝廷委政待之至於調兵食籠鹽鐵勾官吏贓罰鉏豪强兼并上委仗焉每奏事或日旰他相充位而已公卿救過不能暇無敢枝梧者滉於省中榜吏至死渾雖滉所引心恚其專政正色讓之曰先相公狷察為相不滿歲而罷今相公榜吏於省中至死況省闥且非刑人之地相公柰何蹈前非刑於今朝專立威福豈尊主卑臣之義也滉感悟愧悔為霽威焉

又曰李晟之在鳳翔也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
太宗於堯舜之上真忠臣也僕忻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縉紳儒者之事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必有不可忍而不言豈所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為者耶是非在人惟所擇耳叔度慙而退故晟為相每當
上所顧問必極言匪躬盡大臣之節沉默未嘗泄於所親

又曰閻立本為右相與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惟善於圖畫非宰輔之器故時人以千字文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又曰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累疏其奸邪常因對面對論語及天寳開元中事羣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寳十五年禄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

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為之感動鑄深銜之而憲宗終用鑄為宰相

又曰李絳為相同列李吉甫便辟善逢迎上意絳梗直多所規諫故與吉甫不協時議者以吉甫通於承璀故絳尤惡之絳性剛訐每與吉甫爭論人多直絳憲宗察絳忠正自立故絳論奏多所允從

又曰貞元九年詔宰相以旬秉筆決事初至德中宰相

迭秉筆處斷每十月一易及賈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政事百寮具所關白更相讓不言於是奏議請旬秉筆者出應之其後又請每日更秉其必迭以應事皆從之

又曰李藩拜門下侍郎時王鍔領太原用錢千萬賂貴倖求兼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有以筆塗詔耶曰勢迫

矣出令日便不可止曰又暮何暇别作奏事果寝

又曰韓宏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為厮養所盜乃令中使至其家閲其宅簿以付家老而上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牛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即付訖穆宗按簿甚悦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又曰李程為相敬宗沖幼好治宫室畋遊無度欲於宫

中營新殿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以慈儉化天下陛下在諒闇之中不宜興作頋以瓦木迴奉園陵上忻然從之

又曰文宗問宰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牛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别求太平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書謂同列曰

吾輩為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邪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許

又曰韋處厚為相時文宗勤於聽政然浮於決斷宰臣奏事得請往往中變處厚常獨論奏曰陛下不以臣等不肖用為宰相參識大政凡有奏請初蒙聽納尋易聖懐若出宸衷即示臣等不信若出於横議臣等何名鼎司且裴度元勲宿德歴輔四朝孜孜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竇易直良厚忠事先朝陛下固當委信徽

臣才薄首蒙陛下擢用非出他門言既不從臣宜先退即趨下拜陳乞上矍然曰何至此耶卿之志業朕素自知登庸作輔百職斯舉縱朕有所失安可遽辭以彰吾薄德處厚謝之而去出延英門復令名還謂曰凡卿所欲言並宜啟諭處厚因對彰善癉惡歸之法制凡數百言又言裴度勲高望重為人盡心切直宜久任可以壯國威帝皆聽納自是宰臣敷奏人不敢横議

又曰文宗朝宰臣楊嗣復因對奏曰使府判官令人數

猥多徒有縻費臣欲條疏上曰莫限及才人否嗣復曰有才人自別但澄去滓奬者菁華自出上曰蕭復爲相難言者必言貞元之名相也卿其志之

又曰宋申錫爲相尤以公廉爲己任四方問遺悉無受者旣被罪爲有司驗劾多獲其四方受領所還問遺之狀朝野聞之歎息

又曰宋申錫以漳王事申錫旣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于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謂之曰公

為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對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奸亂反為所羅網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下數行

又曰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奏請依姚璹故事宰臣每月修時政記送史館從之

又曰宣宗時魏謩為相奏曰臣無夔契之才驟叨夔契

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邉戍粗安海内寧息臣愚所切陛下未立東宫俾正人傅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上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啟奏人士重之

又曰曹確與畢諴俱以儒術進用並居相位廉潔貞苦君子多之稱為曹畢

又曰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常名宰相鐸年高昇階

足跌踣勾陳中遘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喜卿善事長矣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爲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之而退